

毕淑敏文集

典藏中短篇



冰雪花卉

源头明 转 预约财富 最后一支西地兰 冰雪花卉 不会变形的金刚 紫色人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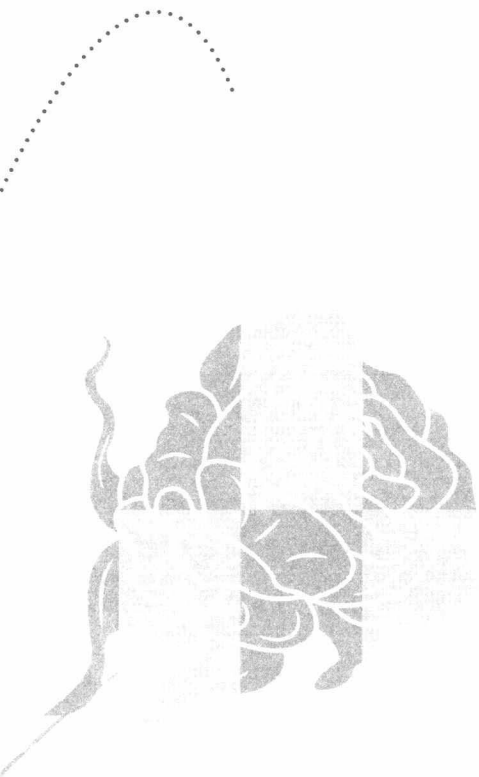
毕淑敏文集

典藏中短篇
冰雪花卉



冰雪花卉

源头朗 转 预约财富 最后一支西地兰 冰雪花卉 不会变形的金刚 紫色人形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冰雪花卉/毕淑敏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9.2

(毕淑敏文集)

ISBN 978-7-5407-3916-4

I.冰… II.毕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05158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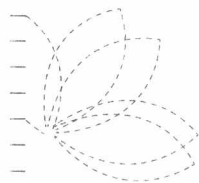
毕淑敏文集：冰雪花卉

作 者 毕淑敏
责任编辑 文龙玉
美术编辑 石绍康
责任校对 徐 明 章勤璐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杜 森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3896171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3896172 010-85800274
邮购热线 0773-3896171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 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980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10千字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3916-4
定 价 29.80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目录

1	源头朗
52	转
119	预约财富
172	最后一支西地兰
218	冰雪花卉
226	教授的戒指
248	不会变形的金刚
259	赶考的女人
271	看家护院
299	匣子里的水牛
307	紫色人形

—
—
—
—
—
—

源 头 朗

—

“我们得甩开大队人马，自己趟出一条路。”夏导对我说。

卷地的白毛风呼啸而来，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塞上的严寒冻得我牙关紧闭，一时答不出话。

所谓的大队人马，此时正在兴奋无比地拍摄这苍凉苦寒之地的贫瘠。裸露的石岩，寸草不生的荒野，远方迷蒙的小村庄……

穿着意大利真皮茄克的男主持人，一头秀发由于喷了过多的特硬发胶，在狂风中不真实地纹丝不乱，深沉地念着台词：“这就是中国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地方，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——坝上草原……”

我揉了揉腮帮子，使后面的槽牙在说话的时候能够活动自如。“我早就说过跟他们一块下来，我们必将一事无成。他们是拍风光旅游片的，你却要访贫问苦，大家能聚焦吗？夏导，你真是个瞎导！”

夏导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连累了你。”

夏导一说不好意思，我就紧张。因为她总是先跟你道歉，让你觉得有负于她，然后乖乖地按她的旨意办事。

果然，她捋捋被风刮成乌鸦窝样的头发说：“和他们告别，我们自己去找一个苦孩子。”



二

和夏导相识于一次自助酒会。

“北中国漫游”的策划林先生，举着眼看就要溢出来的红葡萄酒杯对我说：“胡作家，我的这部片子拍出后，将使半个世界的人，舌头吐出来就收不回去。”

我说：“让我们为医生干杯。”

林先生大不解，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就凭这样没有幽默感的人，还指望他能拍出什么好片子？

我只好解释：“医生扎针，让人们的舌头缩回去啊。岂不门庭若市！”

林先生丝毫不觉得尴尬，说：“人们都向我推荐您的文笔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特邀您为撰稿人，凡在北中国范畴内的景点，五台山、敦煌、塔克拉玛干、北极村任您选，为我写风光片的解说词，稿酬从优……”

我旋转着酒杯轻轻打断他的话：“林先生，我是守身如玉的，不写电视专题片，很抱歉了。”

一个黑衣女人掠过我们的身旁，林先生谦恭地躲开，一半是因为他的酒杯太满。

林先生毫不气馁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您不要把话说死。我最近就有一个摄制组要到坝上草原去，您不妨跟着去体验一下生活，那是中国最穷困的地区之一，我想您是会感兴趣的。别人都用富裕豪华吸引作家，我不是那样，贫困更有它吸引人的地方。等以后这些地方富裕了，你想看贫困还找不到了呢。”

我说：“感谢您的热情相邀。只是我现在正在写长篇小说，您知道，这是作家的万里长城，分不得心。恕我无法从命。”

林先生悻悻离去。

这时一个穿黑衣的女人对我说：“认识您很高兴。”

她矮小瘦弱，脸色呈现病态的青黄，尽管化了淡妆，还是和酒会的喜庆气氛很不相容。“我是广播电台的导演。姓夏，您就叫我夏导好了。对您刚才和那位先生的谈话很有兴趣。”

我不想叫她夏导，散淡地说：“是吗？可是不感兴趣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想请您看一件东西。”她很神秘地说。

我对神秘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兴趣，加上她的态度是那样友善，我不由自主地跟她走了。

走出觥筹交错的人流，甬道里很冷清，有轻微的寒意。

“怎么，还要到露天去吗？”正是隆冬，我在想是否把衣帽间的大衣取来。

“不，不用，马上就到了。”看来她对这座饭店是熟门熟路，带着我拐进一个僻静角落。

我看到一扇房门上钉着一张扑克牌，红桃Q。那个尊贵典雅的外国女人在赭石色的门扉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。

这是饭店的女卫生间。

“您让我看的东西在卫生间里？”我大吃一惊。

“不是在卫生间里。是只有在卫生间里才可以看到。”夏导很严肃地说。

我莫名其妙，只有同她推门而进。一个穿蓝色中式裤褂的女人，很殷切地迎上来。

夏导一摆手制止了她。然后对我说：“我请您到这里来，是请您看看我的身体。”

我吓了一跳，完全不知她是何用意。只见她很麻利地解开自己的黑色羊毛衫，又把脖颈上戴着的珍珠项链一把揪下来塞在我手里，然后把贴身的粉色纯棉内衣从腰间的皮带硬行抽出，要不是那高支纱的纺织品质地优良，一定被这种粗鲁的动作扯出一个大洞。然后她的手探在自己的后背处窸窸窣窣地暗中操作。同为女人，对这个动作是很熟悉的，她在解自己乳罩的扣子。

我惊讶地注视着这个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半老女人，实在猜不透她要做什么。怕倒是不怕的，且不说洗手间里还有一名服务员，就单是我一个人，对付这样一个羸弱的女人，也绰绰有余。

终于，她把自己像个广柑似的，剥去外皮，露出净肉。

在洗手间柔和的灯光下，她像走台的模特一样，做了一个尽情展示形体的动作，把身体扭曲成一个优美的“S”形。



我的眼睛不由得瞪得滚圆。

她的胸口上，从左胸直到左背，有一道齐斩斩的刀疤。每一针针脚都像豌豆一般隆起，好像胸部缠着一条百足红蟒。

“总长度大约有一尺半，我说的是伤疤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喔。”我除了说喔，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

“我几乎被拦胸砍断，成了半截人。”她微笑了一下。

“什么病？”我总算缓过了一点神，问了一句这种场合下该问的话。

“肺癌。”

“天啊！”那个穿蓝衣的清洁工人惊叫起来。

“手术多长时间了？”我关切地问。

“四年。”她有些洋洋自得地说，神气好像是一个孕妇回答自己的胎儿几个月了。

“听说五年是个坎儿。癌症手术后的病人，要是活过了五年，复发的可能性就不大了。”我尽自己的所知安慰她。

她不屑地说：“话也就是那么一说。我认识一个得乳腺癌的朋友，手术过后十年旧病复发死了，转移到了脑子。”

对这种女人，你发现一切劝解都是自作多情。我单刀直入说：“您赶快把衣服穿上吧。我已经参观完了，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”

她裸露着胸口说：“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想感动您。”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穿好衣服的气概。

我看到她苍老粗糙的皮肤上，冷起粟粒。

正是“三九”。饭店里就说是暖风充沛，也经不得这般敞胸露腹。我忙说：“我已经很感动了，真的，非常惊讶。”

她开始扣扣子。很仔细，很专注的样子。

当她把自己收拾得十分齐整以后，对我说：“我对到坝上草原很感兴趣。烦您同林先生说一下，就说您很愿意同那个摄制组到塞外去。当然，不是您一个人去，一定要带上我。我需要到中国最穷困的地区去一次，越快越好。命运剩给我的时间不是很多了，我要抓紧做事，希望您能帮助我。”



摄制组对我们要同他们分道扬镳的建议，兴高采烈。我们走了，他们的面包车就会富裕出两个座位，长途跋涉，总是越宽敞越好。

“可是你们没了车，在这塞上荒原，如何行动？万一出了事，我们不好同林先生交待啊！还是同大家一道走吧，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，就直说，我会让车拐道，满足你们的采访。”摄制组长面向夏导说。同行几天，他已明察我们两人的身份，绝不是林先生布置的以我为主，我只是个傀儡。

夏导莞尔一笑说：“你们摄制的是风光，我们需要的是人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

摄制组于是帮我们找了一个向导，假装悲痛地同我们告别。

“到哪搭去？”向导是一个面容苦得像秋梨的汉子。

“到一个最苦的地方去。”夏导跃跃欲试。离了大队人马，她有一种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的自由感。

“这里哪搭都最苦。”向导认真地回答。

我对夏导说：“你这种要求，不要说一个乡下人无法理解，就是我被你当做炮灰，顶在枪口上这么多天，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你必须删繁就简，把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一点。”

夏导说：“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我们分阶段吧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水到渠成，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我们此行的首要目标，就是找一个苦孩子，最好是女孩，孤苦伶仃，聪明美丽，嗓音圆润，能说普通话，但要带浓重的地方口音，不过要让人能听得懂。好了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听明白。”

夏导说：“听不明白就算了，我们要像找金子一样把这个女孩找到；只要找到了这个女孩，我们的计划就完成了一半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计划？”

夏导说：“就叫塞北风计划吧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夏导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这地方风太大。”她转身对着向导：



“我们刚才的话，你听到了吧？就找一个那样的孩子。有吗？”

向导一反刚才的木讷相，连连说：“有！有！”

他领着我们在茫茫的雪原上跋涉。

塞外的雪花格外莹白黏滞，似乎比别处的要沉重，落在头发上，就迅速凝结成一个小冰疙瘩，全然没有精灵般的轻盈。朔风包裹着无数尖利的匕首，遇到人体，就像荆轲刺秦王时的最后一剑，逼你无处逃遁。在城里被价格高昂的护肤品保养的面容，此刻像陶瓷开片一般皴裂。

我说：“夏导，我这是陪太子攻书。”

我本想调侃夏导几句，看她走得十分艰难，想到她的肺只剩下常人的一半，我们喘两口气，她就得呼吸四次，便作罢。

终于到了一个小村庄，炊烟像凝固的灰纱，盘旋在低矮的茅屋顶，令人感到倦怠的亲切。

向导把我们安排在村公所，搓着手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你们先歇歇。我这就去给你们找那样的女娃，看看中不中。”

我们孤零零地坐在北中国的一座小土屋里，等着那个计划中的女孩出现。

“要是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女孩，下一步干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录音。”夏导简短地回答。

“录她说的话吗？”我已知道夏导的背包里有一台高保真的录音机。

“是。”她好像还没从奔走的喘息中平静下来，回答得短促而有气无力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录一切坝上草原真实的声音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向导引着一个瘦小的女孩走进来。

“叫姨。”向导很权威地指示。

“姨。姨。”女孩很乖地面向我和夏导，分头打了招呼。

女孩明显的发育不良，这倒是正合夏导的意，但说话声带着嚷音，好像被人用棉花堵住了一侧鼻孔，听着就想打喷嚏。

“行吗？”向导很为自己的选择焦急。

夏导和蔼地问女孩：“你是不是最近感冒了？”

女孩说：“啥叫感冒？”她求援似的看着向导。

夏导叹了一口气，对向导说：“恐怕不行。她这嗓音不是一时半会儿形成的。我需要很清凉的音色，像山泉一样。”

向导瓮瓮地回答：“我们这里没山泉，喝的是涝坝水。”

涝坝我懂。就是冬天积攒下的雪水融成的死塘，水波不兴的。

夏导温和地打开随身带的提包，从里摸出一块橡皮，说：“小朋友，送给你。”

那女孩怯怯地看着向导，眼里跳动着渴望，又生怕被向导斥责。

“你闻一闻。”夏导说。

小姑娘两手捂着橡皮，好像那是一盏风雨中的灯，把它凑近自己尖峭的鼻尖，高兴地跳起脚来。“香啊！像山丹丹花一样香啊！像过年时的馍一样香啊！”

“这可不能吃。”我不由得提醒她。

夏导向向导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让小姑娘回家。向导突然生起气来，对小女孩狠狠地嚷：“回家去吧！”

我想女孩一定会撒腿就跑，因为我明显地发觉她很害怕向导。没想到她看着我们，迟迟不动。

“还愣个啥！没用的东西！”向导低声吼道。

“俺娘让问，家里没粮食了，晚上吃啥？爹。”女孩说。

四

录音间镶满蛋黄色的隔音板，抽象而无序的年轮像一只只巨眼，虎视眈眈。发出的声音仿佛被棉絮滤过，清洁得一尘不染。喧嚣的世界被隔绝在远方，极端的寂静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机器缓缓转动，咖啡色的录音带丝绸一般卷动着，各种仪表灯闪得人心慌。

这是夏导的领域。

如果说我早已被夏导表面的恳求，实质的顽强所辖制，那么，现在更是亡国之君，沦落为她的一个群众演员。

“现在我们录一下开头。头开得好，整个节目为之一振。”夏导对我循循善诱。



我说：“凤头，这我还是懂的。您就直接进行下面的部署好了。”

“我设计的开头是这样的。假装我们俩是好朋友，你有一天随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……”夏导半眯着眼说，当她遐想的时候，强光似乎干扰她的思维。

“在看到你的伤疤之前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那是你的苦肉计。”我说。

“虚构是味精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录。你就像真的给我打电话那样，越自然越好。我们开始。”

于是我就哭丧着脸，按动电话光滑的数字键。

“夏导，你好。”

“你好。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”

“我要到坝上草原去采访，你同我一齐去好吗？现在正是‘三九’，你可要多带些衣服啊。”

“我有一个朋友刚从南极科学考察回来，我就把她的羽绒服借来……”

“还要多带些药，听说那里流行克山病……”

“停——”现实中的夏导威严地发号施令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我捏着她给我的台词卡片，不知所以然。

“不亲切。因为我们两个的声音将在这部广播特写剧里贯穿始终，所以，我们的亲密合作是这部剧的基调。你太平静了，给人一种虚假感。”夏导训斥我。

我反唇相讥：“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全盘计划，却要我做出肝胆相照的亲热劲儿，很抱歉，要不您换人好了。”

夏导说：“不可能。因为所有的素材里都是我们两人，没办法将你剜出去，你是上了贼船，下不去了。”

于是，重来。

“你为什么要大喘气呢？好像是多年的老哮喘似的。你就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？”夏导又做了暂停的手势，片刻前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。

“这次比刚才好一些了，但是……”夏导前半截话说得有气无力，后半句指出我的不足时，像打了鸦片针似的精神抖擞。

好不容易把这个伪造的开头录好。我在感觉里绝对相信它是真的了。它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迹，比真实的世界要鲜明得多。

谎言不必重复一百遍，三遍就足够了。因为真实的事物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运行，只有刻意的谎言才严丝合缝。

“现在我们来录下面一段话，要在狂风的伴奏下。现在你来同我一齐听一下塞外的风的录音。”夏导说着，把一盘磁带像饼干似的喂进机器。

风响起来了。

风在山峦上面狂暴地奔驰，被尖锐的山石切割成无规则的条缕。上部的风还保持着潇洒与傲慢，有一种呼啸长空的力度。下半部的风就支离破碎到近乎褴褛了，在风的主流之外，有悲凉的摩擦音。陡峻的石峰揪住风的辫子，风在挣脱的过程中发出凄厉的鸣叫，有一种穿透金属的震撼力。

风在去年秋天残存的衰草上践踏。草叶随着风的频率摇摆着，发出碎纸屑飘落的凋零声。草和狂风相比自然是微不足道的，我们在现场录音的时候，甚至完全听不到草的哭泣，但高灵敏度的仪器记录下了这些卑微的灵魂的颤抖，无数的草的残骸在某一个瞬间发生强烈的共振，风的合奏中就出现了一种排山倒海的整齐轰鸣，好像从地心迸发出的呼唤。

风在村庄的烟囱像跨栏运动员一般跳跃而过。它把农人圈里的羊群刮得咩咩叫；坚硬的猪鬃在砂石上滚动，有一种类似细砂纸打磨白木柜子的声音；大公鸡昂扬地打起鸣来，无所不在的风在那一瞬间销声匿迹，被鲜红的鸡冠吓得躲进柴门的蛀虫洞里。

夏导把音量控制的旋钮，拧得极小。塞外狂暴的风就退成若隐若现的背景。但偶尔凄凉的声浪突然加强，更使人的神经应声而颤。

“在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，我们到了塞上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它的名字叫源头朗。”

在风的伴奏下，夏导说完了以上的话。她给我使了一个眼色，在录音间里，一切声音都被铁面无私地记录下来，包括胃里一个气泡的破裂。一点杂音掺进来，就前功尽弃，又得从零开始。所以，我们在所有的接洽处，都挤眉弄眼，夸张地做出各种骇人的鬼脸。

“为什么这地方要叫源头朗呢？”录音特写剧中的我，假装天真地问，以便引出夏导深沉的介绍。

夏导把所有关键性的台词都留给自己。我非常感谢她这样的安排，我是偶尔客串，而她是领衔主演。



“因为这个地方有一条河，叫朗河。这里是朗河的源头，所以叫源头朗。可别小看了这条小溪样的河流，它是著名的海河的发源地……”夏导娓娓而谈，声音渐弱。

说完这句词，她毫不迟疑地把总闸刀闭合了。我立刻欢呼雀跃起来，这就是说那个监视我们每一次呼吸的怪物打盹了。

夏导拿出一个小瓶，倒出几片草根模样的渣子，好像要给鼻子搔痒，乘机抹进唇里。

我说：“吃独食的人嘴上要长疔疮。”

她说：“我就是怕你抢了吃，吃了会上火。”

我说：“不要那么小气，是何灵丹妙药，如实招来。”

她说：“这是东北的玄参，很便宜，在当地同胡萝卜一个价。但毕竟是参，像你这个年纪的人，吃了会流鼻血。我的气不够，中医说肺主气，我这是补气。”

夏导吃完了参，又闭目养了一会儿神，复出的时候，果然斗志昂扬。

她合闸的手势很豪迈，像是一个大水库开始发电，或者简直就是一枚导弹升天。

我屏气噤声，听她在渐弱的风声，渐强的鸡鸣狗跳声中，让自己低沉的声音像旭日一般升起。

夏导如果底气充足时，音色有一种震慑人的力量，能穿透你心灵的硬壳，直抵胸膛里最柔软的某处地方；听她念独白，让人不知不觉地想哭。

她说：“……老人正在用酒拌莜麦种，屋里弥漫着劣质酒的呛人气味。为什么要用酒来拌种子呢？老人告诉我们说……”

夏导念得很投入，有泪珠从她的眼睑缓缓滚落。她使劲抑制着自己的哽咽，不使嗓音发生变化，这就影响了泪水的快速流出。久久地悬挂在干瘪的脸上，令人想帮她掸掉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她合了闸，让我们又回到可以自由交谈的境地。

她的脸上明显地露出想受夸奖的神态。我原以为这等年纪的妇人已是宠辱不惊。

“不怎么样。”我泼冷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大诧异。“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。”她说。



“要是我没听过火石爷爷的述说，我也很感动。但是我听过了，相形之下，你的转述就缺乏了那种最质朴最原始的力量。你的声音太华丽，太训练有素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倾听你的声音，而忽视了你的故事。”我尖刻地说。

她愣了一会儿，看样子很想反驳我，但迟疑后，接受了我的意见，辩解道：“火石爷爷地方口音很重，我怕听众接受起来有困难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要小看人。源头朗毕竟是北方语系，基本上听得懂，加上火石爷爷风烛残年，每一句话后面都有长久的间歇，足够人们领悟他话中的意思。你不妨一试。”

夏导接受了我的建议，于是录音间顿时被浓重苍老的口音所充溢。

“嗨嗨……你们坐炕上……没烧火，凉……你们问为什么……拌种？为的是发芽啊……不用酒，莜麦不敢来塞外……这里原先什么都不长，连莜麦也不长，老百姓没法活，就给玉皇大帝捎了个信，说这一方水土靠什么养人呢？老天爷你得管……嗨嗨，玉帝手搭凉棚这么一望，可不是，老百姓吃草籽呢。玉帝于心不忍，就召集五谷开个会，说你们谁去源头朗那个地方，我让你们一年只熟一季，省了多少辛苦……没想到五谷一个个地往回躲，宁愿到海南去一年三熟，辛苦，可是少受罪啊……赶巧莜麦来晚了，这个傻头傻脑的莜麦啊，也不看看情势，就一个劲地往前拱。一眼叫玉帝给看到了……嗨嗨嗨嗨……”

剧烈的咳嗽。每一声后面都是空白，让人以为叙述者已经死去。

真想伸出拳头，狠狠地擂那个佝偻的老人的后背一拳，让他吐出壅滞的黏痰。

咳嗽的时间长得令人窒息。

“真正播出的时候，可不敢让他喘这么长的工夫。会把听众吓跑，生理上接受不了。咳一两声，点到为止。”夏导自言自语。

现在是放录音，我们可以自由说话。

“也不可太短，制造不出气氛。”我说。

“你好像特别爱与人唱反调。”夏导忿忿。

“这说明我已经开始热爱你的这个计划。”

老人的咳嗽告一段落。



“嗨嗨……玉帝说，莜麦，你去源头朗，我给你说个媳妇。莜麦是个壮实的小伙子，正当年，听到这话，脸就红了。所以源头朗种的是红莜麦，糙，可是出粉多……这是后话了。红莜麦听了就问，谁是我媳妇啊？玉帝想了想说，就把朗河神的闺女说给你吧。莜麦一听就高了兴，撒腿就下了凡。众神这个笑他啊，因为朗河神没闺女，只有一个秃小子……嗨嗨嗨……”

又是咳嗽，只有等待。

幸好这一次的时间比较短。

“……没想到莜麦很快就打转身回来了。大伙以为莜麦发现了朗河神没闺女的事，就等着看好戏。料不到莜麦说，天太冷，下不去。源头朗到处都是冰，走到半路就把他给冻回来了……玉帝想了想，就把自家喝的御酒瓶端了过来，说爱卿，你就把朕的酒喝上几口，壮胆御寒气。莜麦也不客气……抓过玉帝的酒瓶就咕咚咚，喝了个底朝天。从此莜麦就从瓢到皮红了个透……借着酒气，莜麦这才爬冰破雪，在源头朗扎下来……所以，种莜麦得用酒拌种子，让莜麦喝醉了，就不怕冷了……嗨嗨嗨……”

“爷爷，你这是说的啥啊，我们老师早就说了，这是迷信……”一个清亮亮的男孩子的声音插了进来。

我和夏导都吓了一跳，下意識地在屋内寻找那个孩子。

“火石，你胡说个啥！”爷爷呵斥。

我们这才明白，这是录音。夏导当时把录音磁头别在自己的胸前，好像一枚不显眼的纪念章，却灵敏得连蚊子的脚步声都能偷录下来。

五

向导的把戏被我们发现以后，很不好意思，给我们带路时就格外尽心。

“其实你女儿别的方面都合格，只是有鼻炎。录音这个事，鼻子不好不成。”夏导解释。

“不是鼻子的事，是耳朵，耳朵自小就流脓。”

化脓性中耳炎的女孩，自然发不出悦耳的声音。

我追问他：“既然你知道自己的女儿不合格，为什么要毛遂自荐？”





这似乎有点残忍，但我喜欢刨根问底。你把他逼到山穷水尽，有时就能听到至理名言。

“什么都有万一，万一呢？”他反问我，透着农民的狡黠。

“你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凭什么就断定是好事？”我穷追不舍。真的，不但他不知道夏导的意图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这半老女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“不管是做什么，都比庄稼人强。”向导简洁地回答。

其后的几天，我们像瞎马，在塞上的风雪中无目的地撞着，寻找那个尚不知在何处的孤苦美丽的女孩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是女孩？”我被疲惫和寒冷拖得愤怒起来。

“因为对方是一个男孩。”夏导冷冷地回答，毫不妥协。

“异性相吸吗？你要录一个有关早恋的节目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为了音色对比上的好听。”夏导说。

“那你可以把设计中的那个角色，换成女孩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寻找一个男孩，差异依然显著。”我说。塞上的女孩多半无钱读书，木讷胆小，根本无法达到夏导的要求。

“你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。”夏导点头。

但是，符合标准的男孩也并不好找。风雪中奔波几天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。

“夏导，假如今天再找不到你需要的角色，我就返回城里。”我下了最后通牒。

“想不到你这么怕苦。”夏导激我。

“不是怕苦，是乏味。”我不吃她那一套。

说这话的那一天，雪已经停了。雪后的严寒，更有一种凝固血液的威力。

在我们前方不远，有一个小村庄。它像一粒灰尘，暗淡陈旧。

“那是源头朗。”向导说。

“喔。”我们随口应着，没多少热情。在贫瘠的坝上，有许多奇怪的村名，显示出先民们的漫不经心。

“这村子特别穷呢！”向导兴奋起来。当一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时，贫穷